



琼瑶

船

北京出版
北京十月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船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1-5847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I. ①琼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57333号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QIONGYAOQUANJI DIERJI

琼瑶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54.25印张 1200千字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定价：168.00元（全7册）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1

一九五三年，圣诞节。

夜晚的空气清清凉凉，细雨轻飘飘地、不着边际地洒着。柏油路面被雨洗亮了，浮漾着灯光和人影。一幢天主教堂高耸的十字架上，垂下两串明明灭灭的彩色小灯泡，装饰而点缀了夜。另一幢西式洋房里，帕蒂·佩姬和多丽丝·黛正在唱盘上高歌，乐声泄出了门窗，夹杂着无数的欢笑和叫闹，把冷冷的夜唱活了。

纪远不慌不忙地从街道上踱了过去，咖啡色的皮夹克上映着水光，浓密而略嫌凌乱的黑发湿漉漉的。带着几分闲散，他满不在乎地踩进地上汪着雨的水潭中，那泥泞的脚和它的主人一样，有着特有的洒脱和满不在乎的味道，用充满自信和优越感的步伐，稳定地走过大街，转进一条宽宽的巷子。

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，他寻找着纸条上所写的门牌号码。终于，他停在两扇朱红大门的前面，望了望那占地颇广的围墙，和门上挂着的“杜寓”的牌子，他伸手按了门铃，靠在门柱上等待着。

门开了，一个装束得很整洁的下女好奇地打量着他，透过门内的

走道和不大不小的花园，纪远可以看到里面灯烛辉煌的房子，和大厅前悬满彩色小灯泡的回廊。花园中显然也经过一番布置，一棵棵冬青树上全悬着小灯，连扶桑花的枝丫上，也拖着长长的彩条。屋内人影幢幢，笑声洋溢，随着人声笑语，大鼓、小鼓、大喇叭、小喇叭的乐声也涌了出来。纪远跨进大门，不自觉地感染了那份欢乐气息，而微笑了。

“先生，你找谁？”整洁的下女，用一副怀疑的神色问。

“杜嘉文，”纪远说，“在不在？他请我来参加晚会。”

“是的，从这边走。”下女指着走道和大厅，一面望着纪远泥泞的裤管和湿淋淋的衣服，奇怪着这是从什么地方跑来的客人，像来自荒野，周身都带着泥土味。

纪远抛开了小下女，大踏步地走过走道，跨上台阶，回廊上正有一对年轻男女在依偎谈心，都不由自主地把眼光调过来望着他。他径自走向大厅，推开了玻璃门，跺了跺脚，把鞋底在鞋垫上擦了擦，还没有跨进大厅，已经有个人直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纪远的肩头，欢呼地大嚷着说：

“好呀！纪远，你总算来了！”

“够朋友了吧！嘉文？”纪远笑着说，“你别碰我，浑身都是泥。我刚从山上下来，回到家里，看到你留的条子，左一个‘立刻’，右一个‘立刻’，害我衣服都没换就跑来了！”他打量了一下大厅里面，打了蜡的地板光可鉴人，四壁悬着无数的小吊灯，沙发和椅子放在屋子的四周，中间空下来当做舞池，大约有十几对客人正分散在大厅的各处，他的出现显然引起了全体的注意。他望望自己，笑着说：“我这副样子怎么进来，不怕弄脏你的屋子？”

“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还不赶快进来！都是咱们同学，你认得的。”杜嘉文喊着说，不由分说地把纪远拉了进来。杜嘉

文是个白皙而颀长的青年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和后者那微褐色的皮肤、粗犷而带点野性的神情正成了反比。他那身漂亮的铁灰色西服和深红色领结，更和纪远敞开的皮夹克，以及夹克里面套头的毛衣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纪远站在门内，微仰着头，依然带着他那满不在乎的微笑，环视着室内的人。

“嗨！纪远！你失踪三天，居然还魂了！”又一个瘦瘦长长的青年跑了过来，顺手把一杯饮料递给了纪远，“山上怎样，打到獐子没有？”

“打到许多新鲜空气！”纪远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色牙齿，使他那多棱角的脸显得柔和了许多，“这次运气不好，碰到下雨天，野兽全躲着不肯出来，追一只野猪追了一夜，也没打着。胡如苇，你真正对打猎有兴趣，改天和我一起去怎么样？”

“好呀！你别说了不算数！上次你就说要和我一起去，结果还是偷偷地溜了。”胡如苇撅了撅嘴，那原来就显得孩子气的脸庞就更孩子气了，两道眉毛长得太近了一些，猛看过去成了个“一”字，有股天生的滑稽相。

“不是不和你去，是怕你猎不着野兽，等会儿被野兽猎走了，我对你父母交不了账！”

“什么话！”胡如苇大叫，“欺侮人嘛！”

又有几个相识的同学围了上来，男男女女都有，纪远被包围在核心，这个一句、那个一句地询问他打猎的情形。他握着杯子，不慌不忙地答复着，谈笑着。室内原有的热闹空气全转了方向，这个刚从山上下来的狩猎者成了所有客人注目的对象。一个少女排开人群，莽撞地冲了过来，像从地底冒出来一样，突然地停在纪远的面前。拉着杜嘉文的袖子，她大声地喊着说：

“哥哥，你不给我介绍！”

纪远有一秒钟的眩惑，面前的少女有种与生俱来的、令人心跳的力量。两道过分浓黑的眉毛底下，是对飞舞着的长睫毛和炯炯迫人的黑眼珠，一件黑色套头毛衣，紧裹着个成熟而挺拔的身子。红色的缎质圆裙上，缀着无数小银片，迎着灯光闪闪烁烁。一头野豹，应该是不太容易驯服的！纪远迎视着对方肆无忌惮的视线，不由自主地又微笑了起来。

“哦，真的，纪远，我该给你介绍一下。”杜嘉文笑着说，“这是我妹妹嘉龄，外号叫小野猫，会咬人会抓人，我劝你少惹她！”

“哥哥！”嘉龄警告地喊，“你当心！”

“我当心什么？”杜嘉文翻了翻眼睛，“我又不追求你，挨不上你的爪子。”

“你要不要试试看？”杜嘉龄挑起了眉毛，转身就向她哥哥扑去。杜嘉文一把拉住她，急急地说：

“别！别闹，嘉龄！给纪哥哥看着笑话！”

“纪哥哥？”嘉龄站住了，眼光又调回纪远的脸上，对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，仿佛一个画家在打量他的模特儿似的，然后点点头，对纪远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不叫你纪哥哥，我叫你纪远，我从不叫别人什么哥哥，又别扭又肉麻，你也千万别喊我什么妹妹，否则，我全身的寒毛都会立正，你可以叫我嘉龄。”

“好吧！嘉龄。”纪远微笑地弯弯腰，嘴边有一抹难以察觉的嘲弄意味。

“纪远，”嘉龄凝视着对方，眼睛中闪烁着好奇，“我早已知道你了，哥哥成天就谈你，你的打猎啦，外交手腕啦，吹牛啦，跳舞啦……好像你是个万能之神似的，我早就想看看你有些什么苗头了……”

“好了，纪远，”杜嘉文说，“你找上麻烦了，当心我这个妹妹出题目来难你，她的跳舞是有名的，而且，她有个好歌喉，你们等会儿

可以表演一个男女对唱。现在，跟我来吧，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。”

说着，他拉住纪远，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去。唱机上，不知是谁换上了一张《维也纳的森林》，于是，一部分的人又恢复了跳舞，室内重新喧嚣而活泼了起来。纪远出现所造成的短暂混乱又重归于平静。杜嘉龄迅速地卷进了舞池，和胡如苇翩翩起舞，圆裙子旋转得像只大彩蝶。

纪远跟着杜嘉文走向一扇落地窗的前面，在那儿，放着一棵高高的耶诞树，从树顶到下面都缀着小灯泡和星星、铃铛、小球等饰物，布置得华丽无比。树底下，堆满了一包包大小不等的耶诞礼物，有个长头发的少女正蹲在树下，在每包礼物上贴上标签。

“等一下我们有个交换耶诞礼物的节目，”杜嘉文说，“用抽签的方式，谁抽到几号的就拿几号。”

“糟糕，你可没向我说明要带耶诞礼物，我两手空空地来，怎么办？干脆我也不抽签算了。”纪远说。

“我已经补了一包礼物进去。”地上的少女盈盈起立，轻轻地插进来说了一句。

纪远望着面前这个女性，用不着杜嘉文介绍，他也猜得出来她是谁。一件合身的黑色旗袍，修长而略嫌瘦弱的身子，披肩的长发，和那对若有所诉的眼睛。杜嘉文不止一百次把她的照片拿给他看，更不止一百次告诉他关于她的种种。

“嗨！”纪远不等介绍，就招呼着说，“我猜，你应该是唐小姐。”

“不错，”对方笑了，“你是纪远。”

“我是纪远，”他再点点头，“你是唐可欣。”

“这样比叫我唐小姐好得多。”她微笑地说，“你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。”

“是吗？怎么不同？”

“你没有我想象中漂亮，却比我想象中更富有个性。嘉文总把你形容成一个四不像的人，一会儿是花花公子，一会儿又成了流浪汉，一会儿是武夫，一会儿又成了书生。”

“他本人就是这样，”杜嘉文在一边笑着说，“可欣，你别忙，等你认识他深一些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说的一点也不错，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怪人，不能用常理推测。”

“嘉文喜欢帮我吹牛，”纪远望着唐可欣说，后者带着笑的嘴角有一抹温存和亲切，那蒙眬的眸子却是飘忽而难以捉摸的，“不过，你和我想象中完全一样。”

“你想象中的我是怎样的？”

“和我所看到的一样美，一样好。”

那微笑消失了，蒙眬飘忽的眸子转为清晰，这张脸忽然变得冷淡和疏远了起来。她点点头，用种世故而客套的语气说：

“谢谢你的赞美。”然后，她转向杜嘉文，“我要去洗洗手，满手都是糨糊。有件事先和你打个招呼，湘怡要在十点钟以前回去，你最好到时候送她一下，她回去晚了又要看哥哥嫂嫂的脸色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，我让胡如苇送她回去。”

“胡如苇？”可欣笑笑，“胡如苇全心都在你妹妹身上。”

“嘉龄？不可能！她还是孩子呢！”

“十八岁了，还是孩子？”可欣嫣然一笑，转身走到后面去了。杜嘉文目送可欣的影子消失，解释地说：

“湘怡是可欣最要好的同学，就是坐在那边沙发里穿绿衣服的那个。本来，我们想把她介绍给胡如苇的。”望了望纪远，他重重地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你觉得可欣如何？”

“好极了，”纪远顺口说着，搜索地望着舞池里旋转的那条红裙子，“你的眼光和运气都不坏，什么时候订婚？”

“寒假里，可能阴历年前后，预备大大地庆祝一下，你当然要来。”

“如果我不在山上的话。”

“那么冷的天你还要爬山，什么瘾？”

“冷天爬山才够味呢，想到合欢山赏雪去。”

杜嘉文注视着纪远，后者那宽阔的额角下，藏着一对令人永远看不透的眼睛，他漂亮吗？并不。但他浑身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不只吸引女孩子，也吸引男孩子，吸引任何和他接近的人，或者，是由于他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，时时刻刻，你会觉得那生命力像喷泉般从他身体里涌出来，使人不知不觉地被他的干劲所左右。握着纪远的手臂，杜嘉文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了解你的生活方式，纪远。”

纪远微微一笑，把眼光从飞舞的红裙子上调到杜嘉文的脸上，他由衷地喜欢嘉文，喜欢他的憨厚和那种与生俱来的温文儒雅。如果说嘉文有什么缺点的话，那就是太漂亮了一些，漂亮得稍带着点脂粉味。但是，他待人的热情和坦率又弥补了这不算缺点的小缺点。在学校里，杜嘉文始终是教授们另眼相看的对象，也是女同学暗中倾慕的对象。纪远望着他那清秀的两道眉毛和挺直的鼻子，暗转自思，如果他是个女孩子，可能也会爱上嘉文。唐可欣何其幸运，这样好的未婚夫，还有——他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室内布置——这么好的家世。

“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和他的背景有关，”他淡淡地说，伸手去触摸窗子上垂下来的一串银色的纸穗，“你和我的背景太不相同，你有个温暖的家庭，还有很正常的恋爱及稳定的生活。我呢？必须自己去找寻——”他停住了。

“找寻什么？”

“找寻什么？”纪远重复了一句，背脊靠在窗棂上，嘴角浮起一丝自嘲的笑，“找寻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——”他眯起眼睛，

有一团轻雾从他眼睛中飘过去，“一些使我能够安宁下来的东西。”

杜嘉文再摇摇头。

“我还是不了解你。”

“你慢慢地会了解，”纪远说，音乐停了，一支新的舞曲正放了出来，“人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一生都在找寻中，而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。”他笑了，注视着前面，脸色突然变得生动而明朗起来，“你妹妹来了，她年轻得像一朵迎春花，活跃得像一簇跳动的蓝色火苗——”目视着那卷过来的红裙子，他又低低地加了一句，“如果燃起烧来，会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真的，那火苗已经蹿到了纪远和杜嘉文面前。毫无顾忌地，她一把就抓住了纪远的手，嚷着说：

“你不是跳舞专家吗？只管站在这儿干什么？来！希望你的舞跳得和你爬山的技术一样好！”转头对着她的哥哥，她又抛下了一句，“哥哥！你这主人怎么当的？冷落了湘怡，当心可欣怪你！”

说着，她已经把纪远拉入了舞池，这是个快节奏的吉特巴。纪远说：

“你不怕我身上脏？”

“脏？哈！”嘉龄喊，“没有男孩子是干净的！”

于是，一阵旋转跟着一阵旋转，舞池里飞动着闪烁的红裙子。音乐淹没了她，旋律支配了她，轻巧的步伐，灵活的身段，转，转，转！一舞既终，嘉龄大大地喘了一口气，瞪视着含笑而立的纪远。

“你！真有你的！”

“你也不错！”纪远说，把嘉龄带向沙发旁边。在那儿，嘉文正和一个梳着辫子的少女坐在一块儿攀谈。那少女有张苍白的脸，大眼睛怯生生地仰望着他，看起来却是楚楚动人的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纪远。”嘉文说，“这是郑湘怡小姐，可欣同班同系的同学，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。”

“郑小姐。”纪远弯了一下腰，顺势坐了下来，看着辫梢的黑蝴蝶结，和那件陈旧的绿毛衣及绿裙子，交叠着的双脚，和一双后跟已泛白的平底黑皮鞋。“怎么不跳舞？”他笑着问。

“我——不大会跳。”湘怡低低地说，带着拘谨和不安。

“你应该学！”嘉龄插进来嚷着，不由分说地拉住湘怡的手，“来！让我教你！”

“不，不，别闹，好妹妹！”湘怡央求地说，“你看，那些男孩子们在起哄，准是要你去唱歌，你去表演一个吧！”

真的，那些男孩子们聚在一起，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。接着，胡如苇就被抓到人群中间，硬给扣上了一顶纸做的尖帽子，身上披了许多彩色纸条，拿着一根长长的拐杖糖，被推了出来。摇摇摆摆地，胡如苇晃了过来，在嘉龄面前一站，举着拐杖，蹙着他的一字眉，像个小丑般立定，又敬了个滑稽兮兮的礼，说：

“鄙人奉全体来客之要求，请我们今晚的公主杜嘉龄小姐表演一曲独唱！”

说完，他又夸张地鞠了一躬，那顶活摇活动的帽子就掉了下来，他慌忙伸手接住，谁知帽顶上不知是谁放了一小纸杯的果汁，这一下，果汁倾倒，弄了胡如苇一头一脸。所有的来客都哗然地大笑大叫了起来。杜嘉龄就在笑声和闹声之中，被簇拥到房间的正中。一时，掌声雷动，杜嘉龄笑吟吟地站着，略一沉思，就高歌了一曲英文的《亲爱的约翰》。唱完，大家都怪叫了起来，拍着手，大喊着：“再来一个！”纪远斜倚在沙发上，望着那被群众所包围的少女，嘴边不由自主地又浮起了他惯有的微笑。

“她的歌喉真不错，是不是？”

他身边有个女性的声音在问，他回过头去，唐可欣不知何时来到他的身边，正含笑望着他。

“嘉龄对功课没兴趣，”她继续说，“她应该去学声乐。”

“不错，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女歌唱家。”纪远泛泛地应着。

嘉龄显然不再唱一个歌，是不能脱身了，但是，更显然，她也不想脱身。拍了拍手，她高声地说：

“好了！好了！我再唱一支歌，这支歌是你们都没有听过的，题目叫《船》。”

纪远觉得身边的唐可欣震动了一下，他诧异地看过去，唐可欣正把手里的杯子放到小茶几上，一面站起身来走开。当她起身的一刹那，纪远注意到她微锁的眉头，同时，听到她低低的一句自语：

“她不该唱这一支歌。”

纪远不解地调回眼光，望着屋子中间的杜嘉龄。大家已经安静下来了，嘉龄微昂着头，清晰而婉转地唱了起来：

有一条小小的船，
漂泊过东南西北，西北东南。
盛载了多少憧憬，多少梦幻。
船儿美丽，梦儿旖旎，
穿过海洋，渡过河川，
来来往往无牵绊。

春去秋来，时光荏苒，
憧憬已渺，梦儿已残，
美丽的小船，
不复昔日的光辉灿烂！
经过风暴，涉过险滩，
盛满时光，载满苦难，

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？

经年累月，漂泊流连，
白日苦短，夜来苦寒，
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？
我已疲倦，我已颠预，
憧憬已渺，梦儿已残，
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？

我已疲倦，我已颠预，
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？
憧憬已渺，梦儿已残，
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？

歌声结束，余声缭绕。大家静了几秒钟，又爆发地一阵叫好。纪远看了看杜嘉文，他现在了解了唐可欣皱眉的原因，何等沉重的歌词，似乎不是这种场合所该唱的。杜嘉文笑了笑，说：

“歌词很美，是不？”

“太感伤了，谁写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杜嘉文摇摇头，“谱是可欣配的。”

“真的？她不是学历史的吗？”纪远十分诧异。

“她父亲是个音乐家，已经去世好多年了。她对音乐的造诣很深。”

“哦。”纪远搜索地望着窗子旁边，那儿亭亭地立着一个人影。他有种朦胧的恍惚，突然间，觉得不再感染那欢乐的气息，而遗世独立起来。一种根藏在内心的寂寞，随着那喧嚣的乐声洋溢，迅速地充塞在屋中的每个角落里。他感到坐不住了，唱片在旋转着：“看看我的新

鞋！看看我的新鞋！”人群也在转动着，一对对的舞伴，手拉着手，跳成了一排：“看看我的新鞋！看看我的新鞋！”他忽然地站了起来，对杜嘉文说：

“对不起，嘉文，我要先走一步。”

“怎么！”嘉文看看表，“还不到十点钟！”

“我必须走了，从山上下来，太累了，要洗个澡早些睡觉！”

“今天应该玩到一两点钟才对，耶诞节，你也该应个景嘛！”

“不了，嘉文。谢谢你，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。我看我悄悄地溜吧，免得惊动你的客人。”

杜嘉文了解纪远说什么就什么的习惯，只得站了起来。纪远对郑湘怡点了个头，低低地说了声再见，悄悄地绕过人群，唐可欣追了过来。

“怎么？要走？”

“是的，”纪远点点头，“累了，回去睡觉。”

“那么，去抽一包礼物。”唐可欣说。

“我看不必了，我又没带礼物来。”

“已经准备了你的，你不抽就多一包，”杜嘉文说，“别辜负可欣的一番准备，今天这个晚会全是可欣布置的。”

“好吧，那么我就抽一包！”

纪远说着，跟着唐可欣和杜嘉文走到那棵耶诞树底下。唐可欣拿出一个盒子，里面是折叠好的签条，纪远抽到一个“五”号。唐可欣找出了那包礼物，小小巧巧的一包，杜嘉文说：

“打开看看是什么？”

纪远拆开了包着的彩纸，里面，竟是一条小小的牛骨雕刻的小船！纪远本能地愣了愣，抬起头来，他看到唐可欣有些愕然的脸色，和杜嘉文惊异而高兴的神情。

“居然是一条小船！”杜嘉文笑着说，“它将载满了梦幻向你驶

来！”

“我祝福你！”唐可欣低声地说，飘忽的眸子里漾着轻雾，眼光是深沉而奇异的，“你的憧憬不会缥缈，你的梦幻也不会残破！你该是个凭意志力克服一切困难的那种人！那么，”她微笑了，笑容像一滴融进水缸里的颜料，从她嘴角一直漾开到眉梢，“你有了一条最美丽的船，盛满了最美丽的梦，永远光辉灿烂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纪远说，微微地带着笑，注视着手里的船，“它找到了我，因为它知道我这儿是最好的港湾，而且，”他扬起眼睛来望着面前的一对未婚夫妇，“我还是一个好舵手呢！”

转身走向了房门口，他对那厅中欢乐的人群再投以最后一眼，那红裙子还在人群中旋转，同时高声地发出一串串的轻笑。杜嘉文和唐可欣站在门口送他。他跨出大门，对他们挥了挥手。

“再见！”他喊着，“谢谢你们的一切！一个快乐的晚上，和一条美丽的小船！”

“再见！”杜嘉文也喊着，他的手挽着可欣的肩膀。

纪远大踏步地走了，雨，还在下着。走了一段，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杜嘉文和唐可欣还站在门口，两个人并立着，是一片模糊的影子。

他继续走下去，满不在乎地跨过泥泞和水潭。

夜深了，客散了，喧嚣和热闹都已成过去。偌大的客厅中，散了一地的彩纸和用过的纸杯，沙发垫子滑在地下，瓜子皮堆满了茶几，到处是凌乱一片。耶诞树上缀着的小灯泡依旧在一明一灭，带着股慵慵懒懒的疲倦，闪烁着这空寂的房间。唱机停了，成打的唱片散乱地堆在地上，套子和唱片都分了家，东一张西一张地四散着。

唐可欣坐在唱机旁边的地板上，正试着把唱片套回套子里。嘉龄脱下了高跟鞋，倒提在手上，疲倦地打个哈欠，说：

“噢！我累得脚都抬不起来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！”张开嘴，她又是一个哈欠，一面摇摇摆摆地向里面屋子走去。

“嘉龄！”嘉文不满地喊，“你玩过了就睡觉，好意思？也帮忙收拾一下嘛！”

“收拾什么？”嘉龄哈欠连天地说，“明天早上阿珠自然会收拾的，何必多费这个劲？花钱请下女是干什么来的？”说完，她再一个哈欠，提着鞋子，跌跌冲冲地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去了。

“嘉龄就是这样，”嘉文说，跪在可欣身边，帮忙她套着唱片的套子，“小姐架子十足！”